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八回 鄺相國暗添懊惱

詩曰： 變理陰陽中外靖，調和鼎鼐國家安。雖欲報效情難盡，惟有忠心一片丹。

正所謂外托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先生以為何如？

昨日宮中降吉祥，望仙樓外舞鸞鳳。大都此瑞為君兆，正應汝，入禁承恩奉御床。

啊，鄺相賢卿，你是聰明慧黠之人，須知道朕躬之事。

既寬罪重複加恩，可謂賢卿與愛卿。在相位，手握大權宜正己；做王妃，便當婉順合君心。揀萬死，得重生，須報王家再造恩。況復敕封妃子位，婦人家，嫁夫如此亦為尊。

啊，賢卿，你休違我命。

入禁承恩做貴妃，朕與汝，相親相愛不分離。生同室，百萬恩情常戀戀；死同穴，他年靈寢亦依依。交柯之木根同蒂，比翼之禽影並飛。正室昭陽何足道，六宮粉黛總休提。卿如不欲宮中在，就在朕，別院行台亦可居。免得昭陽難為你，她的那，性兒煩躁急如飛。鄺相賢卿呀！朕心已定不能移，親自前來一訂期。速急在家修飾了，奏上來，開恩待命敕為妃。

呀，正是。你不有相國夫人梁公的令愛，何不著她上來一見？

朕躬看看貌如何，就與汝，同人宮闈亦可乎。梁鑾女兒年十九，她敢是，蠢然一物性糊塗。三年伉儷同寢席，尚不知，嫁卻閩中女丈夫。這還是，梁氏愚癡如草木？這還是，賢卿狡猾會支吾？他時同進宮闈去，嫁了朕，較勝明堂鄺保和。

相國賢卿，可令嫂夫人出堂見。

少年天子說完言，目視明堂笑更憐。鄺相一聞如此語，她竟是，漠若渾然不相聞。無懼怯，沒羞慚，舉止襟懷坦坦然。也不答，效令貴妃從與否？也不謝，恩寬大罪若為言。容莊重，貌安閒，良久抬身對聖言。

感謝皇上天高地厚之恩，特宜聖諭。念微臣業重罪深，殘喘敢望重生？

只臣實是少華妻，易服為男乃著緋。待罪保和丞相職，竟不料，難逃睿監此形軀。既經敗壞毋他議，微臣是，原伏天誅待罪宜。敢是聖恩加寵了，乃欲將，臨刑罪惡赦為妃。寒灰復燄終成燼，枯木生華盼望非。舊有姻盟難奉詔，伏惟王命降須臾。容臣妾上陳情表，限臣在，三日之中奏袞衣。陛下大恩無以報，臣死後，銜環含血願為駒。明堂相國言於此，元天子，大笑先生主見迂。

哈哈！鄺先生還是這般腐氣。

說甚真身是麗君，莫不那，少年妻子會分身？一個在，荊襄劉氏知風至；一個在，本地雲南獻到今。又一麗君為宰輔，只除是，分身妖術會迷人。東平國舅誠何德，一個個，願薦妾冒麗君。

啊，鄺丞相，你要朕寬限三天，明白回奏麼？這也使得。

朕躬行下報通融，不似那，暴戾之君一味凶。限汝三天明白奏，不許稱，麗君名字表張中。那時朕好從容辦，降一道，敕封金書招人宮。啊，鄺保和，你須明白莫糊塗。一表陳情宜婉轉，休把那，東平王子認為夫。表張竟號康氏女，只說是，父母年尊子嗣無。因此易妝男子服，仿學那，木蘭崇嘏兩效娥。今朝敢露難蒙混，伏乞天尊赦宥奴。如此說來容易辦，方與朕，憐才深意暗相符。若然強強違君命，管教汝，法紀難逃性命無。不但盡將卿棄市，還把你，全家籍沒發為奴。龍圖父子多丟下，或削官職或遠徙。王法無私誰敢救，武憲王，爺兒未必可幫扶。彼時雖死誠何益，遺害全家慘也夫。不若從權依朕諭，倒是個，真真俊傑識時務。先生你若思其理，現放著，利害分明共兩途。

啊，丞相，朕凌晨冒雨而來，未經進膳，可命夫人出堂具饌。

倉卒之間不必豐，只消備，一饌一看把饑充。今朝走馬衝風至，朕與那，宋祖凌寒訪普同。鄺相明堂含慍色，微曬說，何煩聖眷沛恩隆。雖然同一親相訪，史官們，秉筆終書私與公。宋王所論因國事，吾王所論盡私衷。准臣三日當回奏，我皇上，御覽陳情一表中。至若敕封妃子女，這件事，願甘死罪斷難從。已為皇甫芝田婦，怎受金書玉冊封？待罪保和丞相職，不能為，佞臣狐媚悅天容。夫人何在具肴來，明堂相國遽高呼。房內的，梁氏夫人主意無。一切私言多竊聽，只嚇得，汗如雨雨滴頭顱。

呀！不好了？我說小姐為甚麼這般光景。

果然弄出事情來，昨日宮中失了鞋。哪裡是，年少內家傳密諭？分明是，風流天子訴私懷。憐國色，愛奇才，易服欺君罪盡開。倒不說，欽賜王親借伉儷；反思量，敕封妃子入宮台。說甚麼，爾明令愛今何在？說甚麼，把嫂夫人請出來。奴便登堂恭御駕，君王待，怎生發付與安排？

啊唷，真真可笑！

使君何必問羅敷，可奈羅敷自有夫？花下盟言雖多幻，閨中良女豈模糊？只因小姐心堅執，教我也，怎不跟隨女丈夫？雲雨巫山空悵望，琴瑟合好屬虛無。風流天子真狂妄，依你說，嫁朕強如嫁保和！呀！小姐說要夫人具肴，多應叫我備珍饈，並非是，命妾登堂拜玉旒。天子心中無好意，奴豈肯，出頭露醜不知羞。

咳，怎生是好？

不如竟去告萱堂，備一席，方便華筵待帝王。天子自家呼進膳，難道說，我們不與一羹湯？情癡帝王成何樂？似這等，冒雨而來膳未嘗。天子至尊何不足？只落得，吞饑忍餓為明堂。

咳！我那小姐也好生心狠。

正色端言不苟從，真個是，渾身是膽舌似鋒。甜言蜜詞情千種，竟未把，鐵石心腸熔一熔。假使一身為小姐，恐不能，這般決絕復天容。

呀，快去具肴來罷，耽擱不得也。

夫人想罷不遲疑，穿出那，軒外長廊去似飛。不喚丫鬟和僕婦，一到了，夫人堂上疾相趨。

母親！母親！快快！快快！

景氏夫人倒嚇呆，只道是，仍然醉殺小三台。驚不定，口難開，慌問姑娘為甚來？梁氏素華愁更笑，附著耳，說聲慈母快調排。天子至，聖主來，倉猝之間怎處裁？現在弄簫庭內坐，明堂說，此時快把膳安排。啊，母親呀，具肴要，有些擺設等他來。素華小姐亂相催，梁夫人，失措恹恹慌一堆。為甚忽然天子至？將甚麼，華筵盛席款尊■？安寶座，蔽彤軒，陳甚廳堂方有規？結彩張燈容易事，究不知，幾多護衛與跟隨。廚中好菜件件有，免得個，扈蹕人多供給虧。真急促，怎遲延，你父偏偏又不回。梁氏素華搖玉手，皇上是，單人匹馬沒護衛。母親快諭廚房曉，御膳充饑駕便回。嚴父未回無礙事，現有那，蕙林姊丈在書幃。夫人見說連稱是，大姑爺，正好相幫與指揮。

僕婦們，快請裘姑爺進來。

一呼百諾急如風，翰苑裘郎進內中。未及開言呼岳母，景夫人，慌忙扯住語匆匆。

賢婿呀，對你講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

偏偏汝岳未回來，賢婿相幫怎處裁。翰苑裘爺稱異事，婿方才，只聞傳說內官來。如何皇上親身降？也只奇哉與怪哉！

如今事不宜遲，岳母大人快些冠帶，師母大人快些冠帶。

君王既對總須參，沒有個，命婦夫人躲內邊。統率合家夫與婦，只好向，弄簫庭內拜天顏。外邊之事多交我，一切調停婿自

專。康老太太陪坐去，也須要，免冠謝罪伏階前。陳御座，辦華筵，具肴還須備百官。此刻雖然惟聖駕，少停時，鑾車仙仗擁門前。錦衣護衛人無數，大概都要飽一餐。鄺相老師旁陪宴，說不得，盛張綺席奉天歡。只惟子婿難陪侍，實要馳驅辦酒筵。翰苑言完飛步出，梁太太，慌忙結束帶珠冠。

呀！小姐，你也快些冠帶起來。僕婦們，快去通報康老太太。

王柳姨娘也再來。天子聖容難得見，你們亦，隨群拜伏跪塵埃。丫鬟僕婦轟然應，一窩兒，擁入廳前擠不開。康老夫人聞此信，驚得個，鴉飛鵲亂沒調排。

啊呀，王姨娘、柳姨娘，快將冠帶來，快將冠帶來！

兩個姨娘著了忙，連聲答應換衣裳。孫氏急，太翁忙，亂叫喧呼鬧一堂。康老太翁還有禮，安人急得好恹惶。移鏡匣，開衣箱，開鎖偏偏斷了環。跌腳拍胸尋物件，心慌意亂著衣裳。斜披補褂大開袖，歪帶冠兒出了房。王柳姨娘觀著笑，康太太，真真又氣又慌張。呀！你們笑什麼？歪帶冠兒倒不妨，就只是，怎生行禮拜君王？太翁慢去教教我，有什麼，九叩三首大講章？依我不如稱萬福，皇帝也，得知我是保和娘。康公不覺哈哈笑，撇下了，花臉安人竟出堂。這裡太君真沒法，柳柔娘，笑呼母親不須慌。梁家太太同將去，看她的，禮數行為就得詳。妾等也思同著走，大家看看那君王。龍眉鳳眼如何狀，也不枉，同上京都走一場。康老太太連說是，亂哄哄，一齊蜂擁出華堂。梁家太太方冠帶，鄺相夫人早盛妝。盡都是，翠鳳珠冠金燦爛；盡都是，步搖環■玉叮噹。梁太太，朝裙補服先趨走；鄺夫人，繡履仙裙後繞廊。孫氏院君心戰，猶如小鹿撞胸膛。王德姐，柳柔娘，都要隨來看帝王。婦女丫鬟跟在後，擁進了，弄簾庭院跪深廊。夫人小姐前行禮，一個個，俯伏三呼首不抬。孫氏太君依著拜，也叫了，許多萬歲與君王。柔娘德姐諸人等，一班兒，不敢抬頭跪兩行。景氏夫人梁小姐，齊齊地，通名報姓奏君王。

臣妾文華殿大學士梁鑒元配景氏恭請聖安，妾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元配梁氏恭參聖駕。臣妾康信仁元配孫氏恭參聖駕。

奏畢齊齊伏在前，鬧亂了，風流天子假官官。抬御體，俯龍顏，舉目從頭觀一觀。一壁裡，傳諭平身休俯伏；一壁裡，佯垂御手作相攙。微帶笑，半含歡，指著諸人問宰官。鄺相明堂旁應對，元天子，眼觀先看美嬋娟。

這就是你明堂先生的令正，保和丞相的夫人麼？好好好！梁太君好眼力也，相女配夫，選這麼一位佳婿。鄺夫人好福澤也，嫁得這一位丈夫。

良緣人定果堪誇，太君的，選婿有眸點不差。以朕之明恐未及，幾被人，欺君藐法誤君家。少年天子言完了，鄺丞相，暗惱夫人梁素華。

咳！你就不出來也罷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自信傾城傾國容，要出來，面參聖駕逗春風。少年天子真無賴，見了你，風月心腸情愈鍾。皇上雖然情問及，自身也可避房中。真老實，好愚蒙，一聽傳呼便謹從。竟款少慈無主見，莫不你，欽遵聖諭入皇宮？明堂相國羞含慚，梁太太，端肅深深謝九重。弱質真慚無盛德，東床猶幸得乘龍。仰蒙皇上天恩享，臣妾豈，選婿之明在兩瞳？天子聞言容帶笑，早報請，登廳進膳綺筵供。梁衙合眷齊齊送，鄺丞相，跪伏華堂謁聖容。

倉猝不備，微臣有罪，請陛下進膳。

內堂之中瀆聖君，我皇上，乘輿乘轎論分明。臣家安得寶輪輦，未敢勞，天步遙遙至外廳。元主聞聽言不礙，朕與卿，相攜笑語好徐行。

啊，鄺相國，朕與汝，徒步而行。

朝廷言畢挽明堂，拉著三公步出廊。一到大廳看一看，陳設得，花團錦簇好風光。但見那，朝南御座設中間，五爪龍披五色鮮。青玉案頭排玉玩，黃金爐內起香煙。風蕩蕩，高懸繡絡三千盞；影沉沉，盡下穿珠十二簾。陳綺席，羅列珍饈春似海；展巨手，平鋪雲錦軟如棉。水晶屏，圍繞波浪水千尺；沉香榻，迴環玲瓏玉翠銜。擺列著，異花草草皆點綴；鋪陳著，藏珍古玩假山巒。瓶中孔雀飛金翠，架上珊瑚聳出盤。竹簾捲，繡球翻，幔閣層樓瑞氣旋。左右列筵分雁翅，又一席，保和相位侍天顏。華堂肅靜無炎暑，有一陣，雨後荷香撲御筵。麗相上前方執將，康太翁，脫冠帶罪疾趨先。

臣康信仁不知聖駕降臨，誤陪御座，罪該萬死，伏乞皇上開恩。

康公跪伏在簾前，叩首連連摘下冠。鄺相奏稱臣繼父，元天子，一聲免究出皇宣。方入座，始登筵，忽報梁公丞相還。宰輔文華才入內，又聽得，馬嘶人喊到儀鸞。但見那，請駕儀鸞入正門，黃羅寶蓋半空升。層層宮扇飛雙鳳，隊隊龍旗拂瑞雲。驂乘將軍持畫戟，隨鑾侍衛見紅綾。金鞍玉馬三千匹；一班班，玉帶官官二百名。盡都是，繡髦披身威容盛；盡都是，雨兜帽罩水淋淋。鑾車初駐人聲靜，且把那，仙仗排開雁翅分。近侍等官先叩首，李龍光，掣槍端立護明君。朝廷未及傳宣諭，拜倒了，相國文華梁爾明。

臣文華殿大學士梁鑒來請聖安。

驟雨狂風天晦真，何緣聖駕降臣門。邊烽不舉朝綱靜，有什麼，軍國相關重事情？

況且聖天子出警入蹕，豈可輕騎微行？未識陛下親冒風雨，有何聖諭？

梁公言語動威風，天子反將笑容堆。扶住爾明稱呼相，朕躬是，偶然微服出宮闈。非關國政兼軍政，親自來，省視明堂酒後歸。梁相平身方退立，元天子，改容不快皺雙眉。

啊呀，這老兒好不惹厭！易服微行有甚妨？

用什麼，金鑾玉輅大鋪張？昇平世界清如水，料沒有，悖逆圖謀起禍殃。迂腐爾明珠可厭，裝這些，忠心耿耿直臣腔。朝廷暗惱梁永龍，只看見，兩種梨園奏樂章。

啊，傳旨撤樂，梨園不必供奉，就此退下，朕還宮。領旨。

兩部梨園退下來，朝廷登席不推挨。旁邊列宴無人坐，堆著那，玉餞金盃玳瑁台。梁相明堂同進酒，堂下的，人員獻饌早調排。龍肝風髓紛紛上，海味山珍次第來。這裡朝廷登綺席，忙壞了，風流翰苑小英才。好忙呀！指揮相府諸堂官，各項分派料理全。東院西院都設席，南軒北閣盡開筵。倉空俸米千餘斛，酒盡皇封數百壇。鵝鴨充庖無數命，豬羊屠宰一時完。鸞刀縷切紛紛亂，玉膾烹鮮碌碌然。列佳餚，席上坐齊人幾百。給草料，槽頭喂飽馬三千。堆盤大嚼須乾淨，元帝王，一旨飛傳要起鑾。

吩咐起駕回宮。領旨。

劍■鏘鏘擁百僚，威儀濟濟護黃袍。千群御馬隨仙仗，十里旌旗蕩雲霄。香裊裊，金鎖提爐焚紫降；影沉沉，絳紗行陣揚輕綃。高掌日月重輪扇，密布雲霞五色袍。護衛將軍按甲冑，隨車內監跨輕轎。龍光驂乘扶鑾輦，請一聲，聖駕還宮狀貌驍。凜凜威神真虎將，槍尖上，微風吹動絳纓飄。少年天子抬身起，換了頂，翠帕雙鳳兩翅招。酒醉開言呼鄺相，朕躬是，破費厚擾在今朝。

鄺保和先生，花費了你一年官俸。

朕躬明日遣官官，賞賜黃金一二千。乘輿而來如此返，反要汝，立時供給百官殮。

啊，鄺丞相，你是才能明白之員，遽書謹奏，從容裁決。此事限汝三日回奏，不許過期。如若抗違朕旨，不合朕心，錯誤之時，嚴議定罪。

朝廷言訖怒難推，目視明堂雙霹靂。年少三公惟俯伏，說一聲，天恩賜限敢相違？

謝陛下的天恩，三日之後即回奏。

罪孽深重法難逃，骸骨情知孽自招。幾載君臣從此已，三日後，不能重面袞龍袍。明堂言訖慘淒淒，幾口血，噴出朱唇似湧潮。天子龍衣俱濺濕，嚇得個，風流帝王酒全消。

啊唷，先生，何至如此？

一邊驚詫一邊扶，御手雙垂執保和。連叫賢卿毋乃爾，先生你，寬懷珍重病先愈。限期三日從容奏，只好汝，稱旨休將朕意辜。何必神傷而至此，反使朕，憐才反覺害多才。朝廷言訖升車坐，轉個眸，無限多情顧保和。鄺相梁公齊跪送，望君王，鑾儀仙仗早回宮。

話說聖駕還宮，鄺丞相跪送啟鑾，回歸相府。翁婿入廳坐下，伺候人員撤下殘席。裘翰林料理已完，也來敘話。

明堂相國合歡容，舉手連稱謝碧空。今日忽然臨聖駕，又是這，狂風大雨晦冥中。朝廷索飯真奇事，反勞君，頃刻之間御膳呈。大抵隨鑾都具饌；真真今日盡虧兄。裘公含笑躬身應，又慌問，相國恩師怎吐紅？

呀，老師大人何患此症？

端為宵來酒大傷，以致今日欠安康。袍衿盡吐斑斑血，看我師，冠玉慈顏瘦帶黃。梁相爾明忙扯住，保和君，緣何忽患此災殃？

啊明堂，此症或由傷酒所致也，不講它。

至於皇上實奇哉，風雨之中匹馬來。又且改妝為內侍，有何軍國事調排？方才臨去慇懃論，卻像似，既怒還憐在聖懷。回奏只須三日限，皇上的，言辭秘密我難猜。至如汝語尤奇絕，有什麼，犯罪彌天赦不開？天子聖恩隆重你，決不至，市曹正法棄形骸。其中設有疑難事，汝也可，與僕相商一處裁。何以看君神色異，倒令我，猶疑無定在心懷。梁公挽著明堂問，康老封君也上來。正欲回園高興說，看見了，保和嘔血已驚呆。

啊唷，明堂，你體中怎樣？

昨朝中酒醉沉痾，此症傷神卻奈何？去請醫官猶未至，休耽誤，身軀作急要調和。明堂背靠沉香榻，歎口氣，微把嚴親岳父呼。

咳！岳父，父親，也不須憂慮。

此症皆由酒所傷，參苓調補定無妨。實緣一個疑難事，聖天子，冒雨衝風降此堂。昨日在宮身犯罪，看來委實費周章。總然岳父回天力，也不必，可把其中大事幫。婿亦此時難稟告，三日後，自然眾位共知詳。梁公還要查根底，報到了，侍講嘉齡武憲王。不等通知俱造內，盡都是，有心探聽鄺明堂。恐防未必容相見，所以是，直進高堂趨上廊。單曉九重鑾駕至，故到此，尋消息息探其詳。皇親一見明堂相，真是，又喜還驚而改常。

啊，保和公，貴體如何？

銷假臨朝大醉還，多應是，不勝酒力在新痊。路途曾遣人員候，老夫是，親自登堂問晚安。

啊呀，相國大人，袍袖上血跡何來？

嘉齡侍講亦呵腰，相國新痊就趨朝。今日慈顏清減甚，為什麼，斑斑血跡沾衣袍？廳堂相國心中怒，是你等，用計圖謀還放刀。勉強呼，國丈國丈誠皇親，數番垂問駕頻勞。下官此症由所愈，殊不合，力疾趨朝把假銷。

咳！這也不必講它。病深體弱，食少事繁，大抵只好辭職歸鄉的了。

荷感諸公關愛吾，頻頻顧問意良多。明朝要上陳情表，下官也，解組回歸沒奈何。同殿之情殊悠悠，侍講公，歸衙煩致老龍圖。輕禮十幅還三楚，孤棹高秋近雲湖。自是急流直勇退，鄺明堂，悠然林下快如何。少年元宰言如此，皇親等，面面相覷看保和。

呀，大人何出此言？為國保重，為國保重。

侍講皇親欲再問，早看見，銀盤玉碗獻茶臨。堂官卑膝輕輕跪，又進上，鄺相明堂一盞參。年少三公垂手接，盤坐著，沉香小榻獨凝神。微微帶慍不開聲，旁若無人轉二睛。國丈嘉齡難動問，當不得，保和情面冷如冰。細細詳詳問幾遭，閣老爾明煩絮叨：昨宵酒醉如何醒，後又如何聖駕臨。天子怎生權為侍，鄺相怎樣款明君。從頭至尾細細講，直說到，此刻明堂吐血津。國丈一邊真有意，康公一壁出無心。保和丞相聽愈怒，放下個，凜烈威風立起身。

咳！這也不過偶然醉酒，加以痾猶未愈，算不得什麼新聞。

老父何必敷演他，皇親何必細稽查？下官此際心煩劇，侍講公，恕不能陪請轉衙。相國明堂驅客走，梁閣老，亦稱病者厭喧嘩。起身竟送皇親出，絕不相留一道茶。國丈嘉齡真沒趣，無奈何，重來上馬各還家。

話說鄺丞相一怒逐客，武憲王等存站不住，俱告退回去。這邊梁丞相也不細問，便道：保和，你靜養靜養，明日再上書告假。總有老夫在閣，這檔政事亦辦理得來。

凝神耐性養天君，自家要，心府衝融氣自平。或有疑難明日論，此時且去暫安寧。保和相國微聲諾，歎口氣，抑鬱無聊一欠伸。

啊唷，罷了！罷了！

正欲抬身進內來，醫官已到又遲挨。仍然坐下沉香榻，診脈明言方已諧。病案細觀宜滋補，大人是，心神費盡血由來。參苓調和須安養，待漏趨朝且暫俟。為國辛勤宜珍重，望大人，盡將心事且丟開。少年元宰長吁氣，立起來，自送醫官下了階。方與梁公都入內，小親隨，相隨扶持不離開。夫人小姐俱迎著，悶坐華堂次序排。一見明堂皆駭問，梁公代述細詳來。回呼愛女陪夫去，好好地，調和明堂勸放懷。梁氏素華心內急，早不覺，啼淚垂落粉香腮。忙隨鄺相同歸內，啟珠簾，竟入蘭房繡戶來。榮發家僅廊下站，在那裡，愁容滿面也疑猜。明堂房內呼榮發，你且退，看守書廳莫走開。年幼親隨忙退出，梁小姐，春纖拉著鄺三台。

啊，小姐呀，這事怎了？

我勸千金早早言，反疑是，私心只為夢中緣。今朝敗露難回挽，倒弄得，進時不能退時難。天子舉心如此辦，我小姐，計將安出事可堪？明堂看見夫人急，又不覺，強破愁容作笑顏。

咳！夫人，如今有什麼商量？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